

請掀開講義第七頁，從「判教」底下看起，倒數第四行：

「諸佛出世，教化眾生，必對機說，機有二義，根機，眾生根性，各各不同，障有淺深厚薄故，時機，因時施教，如五時說，先淺後深，先小後大，循循善誘，引人入勝也。」判教，判是判別，教是教儀，也就是我們現代學校教育裡面所說的教學的方法、教學的次第，我們現在所謂的課程標準，課程標準就像佛家判教的意思相彷彿。這個層次在世尊在世的時候沒有，因為佛當年說法並不像學校開課一樣，有淺深次第先後，佛當年說法，學生是從四面八方來的，程度極不整齊。尤其佛說法多半是因人而異，正如同佛在這部經裡面說得很清楚、很明白，佛不但無有定法可說，實在是無有法可說。我們將來讀了《金剛經》對這個意思就明白了，這個意思非常之深。佛遇到這些人，就像一個大夫一樣給他治病，他害什麼病就給他什麼藥。大夫沒有一定的處方，應病與藥，藥到病除，治療的效果就達到了。佛的教學也是如此。佛在世的時候沒有問題，任何一個人一切疑難雜症遇到佛都能夠完全消失。可是佛滅度之後，弟子們結集留下這麼多的經典，也就是說這是世尊當年為一切眾生開的那些處方，後人面對這麼許多經典，到底從哪裡下手，從哪裡入門，這就難了。所以古來這些祖師大德，將這一切經重新把它整理過，現在編成藏經，經律論三藏就是經過整理、分類把它編排出來。對於教學，也要把這些經典定出一個順序，這個順序就是本著佛教學的精神，這是應機而說。

機有兩種，一個是根機，一個是時機。根機不同，選的經論也就不一樣。根機裡面很複雜，經典上有的時候把它概略分為三類，

所謂上根、中根、下根。上中下的標準也有很多不同的講法，譬如說禪宗講的上根跟教下講的上根就不一樣，教下講的上根跟淨土宗講的上根也不相同。所以同樣我們看到上根，那是哪一個宗派裡面所謂的上根，我們都必須要了解、要清楚。如果法能應機，就如同藥對了症，不但修學不會困難，而且能在短時間得到很好的效果。由此可知，對機說法是非常重要的樁事情。

可是說法的人，觀機的確是很深的學問，也就是說相當不容易的一樁事情。我們在近代，近代科學分類的方法比從前來得細密多了，對於觀機一樣的也比從前更為科學化。譬如有同修來請講經說法，講經說法一定要啟請，如果沒有人來請，絕對不能說自己出來講經，這是不合理、不如法的。教學自古以來所謂只聞來學，未聞往教，而來學都是來求學的，沒有說老師，學生不來求，你主動要去教，沒這個道理，為什麼？那個樣子得不到效果。老師主動的去教，學生對老師看輕了，對所教導的課程也不重視，尊師重道這一點決定是被忽略了，教學的效果達不到。教學要講到實效，一定要從恭敬心中得來，就是印光大師過去所講的，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」。

由此可知，並不是老師要擺架子，一定要學生對他恭敬，不是這個意思，這樣想法那是我們自己想錯了。而是學的人他有真誠、有恭敬，他才能得到東西。如果真誠恭敬心沒有，老師再高明、再熱心，說實在話也不過是浪費時間而已，講的人很辛苦，學的人不得利益。這在佛法裡面叫閒言語，閒言語就是廢話，你的時間、精力浪費掉了，不如不教。因此有人來請，講的人一定觀察這個請的人的確具有誠意，才允許到這個地方去講經說法。但是在去之前，機不能不知道，佛菩薩智慧高，神通大，不要問他就知道，我們凡夫沒有這個能力，沒這個能力怎麼辦？叫他先打聽打聽，這個地

方修學的狀況，特別是佛門，這邊有哪些佛教的組織，有些什麼道場，有多少同修在這邊共修，這些人曾經聽過些什麼樣的經教，聽過哪些法師講經，這都要把它打聽清楚。然後自己到這個地方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話，才能契機，這都是必須要的。

講經第一個要曉得為什麼講，要確定宗旨。第二個要問為哪些人講，對象是些什麼人，這就講根機，對象是些什麼人。是初學的還是老修的，是專修的還是雜修的，都要搞清楚，然後才好對症下藥。第三個是在什麼時候講，這就是此地講的時機，時機裡面也相當不容易，時包括的範圍很廣。第四個在什麼處所講，處所不一樣，講法就不相同。譬如在普通公共場所跟一般寺院庵堂，就不是一個講法，如果在一般像學校、機關的會議室、禮堂，那個情形就又不一樣。時機裡面還包括著修學的程度，剛才講了，初學的、老修的，這都是屬於時機裡面的。一年春夏秋冬四季，我們一個人感觸不相同，甚至於早晚情緒都不一樣，真正能說到對機，諸位想想的確不容易，何況聽眾當中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業。

所以，講經跟學校上課不一樣，學校上課那個機不要考慮，為什麼？它很單純，很整齊，這一個班上的學生程度都一樣，那個好教。講經這個場面，剛才講了，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，什麼樣的人都有，要能叫大眾統統都得利益，談何容易！佛菩薩、祖師大德那是有修有證，他有智慧、他有善巧方便，能令聽眾法喜充滿。這以下的，智慧沒有開，能力沒有現前，就相當困難。我們今天在這個講台上跟諸位同修，這不叫講經，講經我們不敢自稱，實際上沒有這個能力。到這個地方來，我們幹的什麼？我們只是把自己修學一點心得、經驗提出來報告，一方面請諸位同修指教，另一方面可以提供初學同修們做參考，這是說的實話。若不是虛心學習，不但佛法講契入做不到，甚至於連理解都做不到，理解做不到就會把經義

曲解了、錯解了，對自己的修學哪裡會有幫助？由此可知，說法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。

在根機方面，這是說業障、習氣每個人有淺深厚薄不同。如果是淺一點的，障礙薄一點的人，這個人顯得聰明，顯得根性就利，所謂聞一知十，一聞千悟，這是障淺，也就是說分別執著心比較淡薄，聞經容易開悟；如果是妄想分別執著很重，顯示的根機就鈍。特別是成見很深，那對佛的教導可以說很難接受，因為佛許多見解、思想與我們的常識完全是相反的，他怎麼能接受？特別是這部經，這部經上所說的都是如來果地上親證的境界，決定不是凡夫知見，跟我們的知見恰恰是對立，是相反的。時機也就是常講的時節因緣，如果是根性很利的人，就可以直接跟他講大乘佛法，若是中下根性的人，必須要一段時間循序善誘，才能夠達到效果。就好像一般人受教育，我們從小學、中學、大學、研究所，有階段、有次第的來誘導。

古來的祖師大德將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的教學分為五個階段，這就是講五時。世尊出現，最初是講《華嚴經》，這是小乘不承認的，小乘人不承認佛說《華嚴》，因為《嚴華》是佛在定中講的，換句話說，一般人見不到也聽不到。普通人看到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打坐，誰知道他在定中講《華嚴經》？《華嚴經》，我們世間人的感觀裡面時間不長，在二七日中，也有經上講三七日中，二十七十四天，三七二十一天，不長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定中的時間跟我們觀念當中的時間不一樣，尤其《華嚴經》上說念劫圓融。佛與大菩薩的境界，能夠把一念擴展到無量劫，能夠將無量劫濃縮成一念，換句話說，時間不是個真實之法，我們現在人講的有時差，定中跟我們感官時差太大了。二七日中講這部《華嚴經》，講完之後，大龍菩薩將這部經收藏在龍宮裡面，我們世間沒有人見到，也沒有

人聽到，也沒有人曉得有這麼一樁事情。

一直到釋迦牟尼佛滅度之後六百年，印度出現了一位龍樹菩薩，龍樹菩薩根性大利，那是我們今天講天才，不是普通人。他在很短的時間把世間的學問都修學完畢，當然也包括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經，他都通達，覺得世間再沒有東西好學，於是起了大我慢，貢高我慢，目中無人。大龍菩薩看到，對他很憐憫，於是示現在他面前，帶他到龍宮裡去參觀，到龍宮裡看到《華嚴經》，他的傲慢心馬上就沒有了。因為看到佛所講的這部經，這部經分量多大？龍樹菩薩告訴我們，原本的經是十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偈，有一四天下微塵品，這個數字，我們現代人來看，所謂是天文數字，沒有法子數得盡。他一看呆了，不但世間人沒有能力接受，龍樹菩薩也不行，也沒有能力接受，分量太大。於是看中本，中本可以說是大經的節要，節本，分量還是太大，不是我們世間人能夠接受得了。再看下本，下本是什麼？提要。像我們中國一部大書《四庫全書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編成之後，有個目錄提要，這個簡單。又像我們中國的歷史，中國歷史全書是《二十五史》，大家知道，這個分量太大。因為太大，一般人難以修學，古人才重新編一個簡略的本子，像《資治通鑑》，這個分量就少得很多。但是還不是一般人普遍能夠接受的，於是又有人編個提要，叫《綱鑑易知錄》，這就方便多了。龍樹菩薩傳到我們世間來的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實際就是《華嚴經》的目錄提要，就是《綱鑑易知錄》這樣的本子，在我們中國翻譯出來八十卷。這是世尊最早說的，定中說的，參與法會的，經上記載得很清楚，都是法身大士，不是普通人。

所以《華嚴經》的當機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這部經的內容是什麼？是菩薩成佛之後，佛沒有成佛之前是菩薩，成佛之後把他自己所見到的一切真實狀況、真實境界完全宣說出來，那是如來境界

，所謂一真法界。但是凡夫無法接受，於是佛說了這部經，出了定之後要教化一些有緣的眾生，什麼叫有緣？歡喜接受佛陀的教導，這個人與佛就有緣。但是他的業障很重，對於大法不能夠理解，佛就得開方便法門。要說小教，說他能接受的，也就是像辦學校，先辦小學，這是「阿含時」，在鹿野苑度五比丘，開始釋迦牟尼佛教學的生涯。往後這四十九年，逐漸把這些學生的程度往上提升，阿含就像小學一樣，方等就像中學一樣，般若就像大學一樣，法華涅槃就像研究所一樣，佛用這個方法，這就是循循善誘。而《法華經》的境界就是華嚴境界，所以佛幫助眾生最後契入的境界，一定是他自己所證的最高究竟圓滿的境界。我們後人所謂成佛的《法華》，開智慧的《楞嚴》，這是我們中國人對這兩部經的讚歎，《楞嚴經》是開智慧的，《法華經》是成佛的。就是由先淺後深，先小後大，阿含是小乘，方等是大乘。

「古德判教，意在方便學人，使對一代時教，綱領條目，淺深次第，一目了然，可以循序而進，其接引後學之苦心，良足佩焉。」這是說明，古德為什麼要將佛的這些經典分類，分成淺深次第，提供大眾來修學，說出他們的一番苦心。這也是使我們後人對這些大德們感恩之處，我們有了學習的方向，有了入門的次第。但是這些，剋實而論可以提供我們做個參考，而不必死在判教之下，那我們不但不能得其利，反而受其害。現代人的修學費的時間很多，用的精力也很多，但是收到的效果往往不如古人，原因在哪裡？是不是古人的根性都比我們利？為什麼我們修學比不上古人？這一點的確是值得我們深深去反省的。

如果論根性，我覺得現代人比古人聰明，領悟的能力決不比古人差，在修學環境上來說，可以說各有利弊。古時候資源缺乏，生活艱難，特別是經典很不容易得到。中國宋以前書本都是手寫的卷

子，由此可知，經典的數量不多，書寫困難，得到一部書很不是容易事情。即使以後印刷術發達了，實在說科技的突飛猛進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情，如果我們到圖書館裡面去翻一翻老舊的書本，像我們中國的書本，民國十幾年出版的，也就是六十年前那時候的書本，現在圖書館還都有。假如諸位留意一下後面的價格，然後你就能夠想像那時候家裡擺一些書是奢侈品。我們以商務印書館的《辭海》來說，大概在民國十幾年，《辭海》剛剛出來的時候，訂價是大洋五元，精裝這麼厚兩冊，大洋五元。大洋五元在那個時候是什麼價值？給諸位說，四口之家一個月的生活費用。所以家裡擺幾本書，那是奢侈品。不像現在，現在書籍由於印刷術發達，價格低廉。在那個時代一部《大藏經》，不要說一個家庭不敢想像，一個寺廟道場也不敢奢想能夠收藏一部《大藏經》，都不敢想的。現在一部《大藏經》可以說人人都買得起，人人在自己家裡書房都可以供一套《大藏經》。這是得利於科技的發達，古人不敢想的，我們現在變成事實。

可是要認真講讀經、研究，我們不如古人，輸給古人。古人實在講，經典難得，得一部就視為珍寶，認真的研究努力修學，他們真幹。我們現在得來的太容易，得來的時候放在書架上擺著好看，束諸高閣，等於一堆廢紙沒有兩樣，不肯去修學，不肯認真去研究。再者，時尚也有很大的影響，古人求學講求循序漸進，先小後大，先淺後深，不會躐等；我們今天人的大毛病，好高騖遠，對於小乘經論瞧不起。一入門就要學大乘法，最上乘法，不知道循序漸進，於是乎縱然是很用功很努力，一生精進，也不能成就，這是在方法上錯了。小乘經在我們中國翻譯的可以說相當完備，我們的「四阿含」跟現在南傳巴利文的經典兩樣做個對比，南傳的經藏比我們只多五十幾部，可見得我們翻譯得非常完整。但是小乘經從唐朝中

葉以後就衰了，歷代幾乎沒有人修學、傳授，大乘佛法在中國普遍的發揚光大，原因是什麼？佛在經上講得很清楚、很明白，修學佛法如果不從小乘進入大乘，無有是處。為什麼我們中國人把小乘經捨掉？這是因為中國儒家跟道家代替了小乘。從前讀書人沒有不讀儒書的，沒有不讀老莊的，他有這樣的基礎，可以捨棄小乘，直接入大乘，沒有問題。但是我們現代，小乘不要了，儒家、道家也不要，這個麻煩就大了，問題就嚴重了。我們再看中國歷代，無論出家在家這些有大成就的善知識，的確都有深厚的儒家、道家的基礎，然後再進入大乘佛法。

我們如果知道這個事實，就曉得現代人為什麼努力精進，還得不到古人那樣的成就。不要說得太遠，清末民初的善知識，在我們現代這個時代當中，的確一個都找不到，沒有一個人能夠跟他相比。從這些註疏當中我們能夠體會到，古人的註疏百讀不厭，愈讀愈有味道，現代人的註疏看一遍不想再看第二遍了，第二遍看不下去。從這個地方我們應該能體會到，應該能明白，這是修學功力不一樣。所以循序而進是必要的，即使世尊在本經裡面，《金剛經》前後兩部分，前面的意思就說得淺，後面的意思就說得深，還是有個次第、有個次序，漸漸的把你誘導到究竟真實的境界中。

底下一條說，「晉末判別經教者有十八家」，這個十八家是我們在《華嚴經疏鈔》裡看到的，清涼大師常常引用這些善知識的講法，這是晉朝末年到隋唐初年。「唐後大眾共依者，唯天台、賢首兩家。」唐以後，其他判教都衰了，都沒落了，原因不外乎有些人判別過於籠統，在體例上不完備，比不上天台、賢首。天台宗是智者大師，賢首是華嚴宗的第三代賢首國師，賢首國師有《華嚴經探玄記》這個本子留傳下來，現在在《大藏經》裡面都收的有。賢首的學生清涼大師有《華嚴經疏鈔》，後面的比前面一定是更進步，



現在大家學《華嚴》都讀《疏鈔》。可是《疏鈔》是由《探玄記》來的，換句話說，繼承他老師的思想，如果是研究華嚴宗或者是賢首宗，《探玄記》也不能夠不讀。

賢首國師當年所依靠的經典是《六十華嚴》，最早傳到中國來翻譯的經典。因為經文確實太多，《華嚴經》龍樹菩薩傳下來的全經是十萬偈，可是晉譯的《華嚴》，就是我們講的《六十華嚴》，只有三萬六千偈。諸位想想，原文是十萬偈，到中國來只有三萬六千偈，差得太多，幾乎我們所得到的的是全經的三分之一。這是經太大，分量太多，很容易散失，傳到中國來殘缺不完整的本子，賢首大師就是依據這個殘本建立華嚴宗。清涼他就很幸運，得到實叉難陀從印度到中國來帶來《華嚴經》的本子，這個本子也不完整，可是比晉經多，多出九千頌。在武則天時代翻成中文，就是《八十華嚴》，《八十華嚴》是四萬五千頌，幾乎是原文的一半。這是現在留在這個世間可以說是最完善的本子，我們中文的譯本，原文已經失傳，《華嚴經》的梵文本已經失傳。可是《華嚴》末後的一品「普賢行願品」四十卷，梵文的本子現在還有，這的確非常幸運，這部分經典保存下來，在中國也翻成完本，就是四十卷，我們稱為《四十華嚴》。《四十華嚴》是《華嚴經》最後一品，很完整，沒有欠缺。所以《華嚴》在中國一共三次翻譯，我們按照卷數多少稱為《六十華嚴》、《八十華嚴》、《四十華嚴》。這裡面除了重複的之外，總共有九十九卷，這是我們中文本裡面最完整的《華嚴經》，也可以說在世界上也是最完整的《華嚴經》。

賢首大師判別釋迦牟尼佛這一代時教為五教，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，後頭有，賢首則判為小始終頓圓五教。天台是智者大師所判，他判為四教，叫藏、通、別、圓。這個判的比其他國家要判得精細，判得完整，所以以後無論是講經、註經，不是遵賢首就是遵天

台。而遵天台的尤其多，因為天台比較簡單，賢首比較複雜，一些人怕麻煩怕囉嗦，都取天台。我們這個地方的架子、格式也是取天台，天台用五重玄義來介紹全經，就是全經綱要分為五個項目來介紹。賢首宗就比較多，它分作十個項目，當然很詳細，但是有人嫌它太囉嗦，沒有天台簡單明瞭。所以天台的教風遠遠超過賢首，道理在此地。

藏通別圓，藏就是小乘，智者大師不用小這個名稱，而用藏，因為小乘三藏具足，小乘經裡頭有經藏、有律藏、有論藏，叫作三藏教，所以藏教就是小乘。通教就是大乘，是大乘的開端，就是它前面通小乘，後面通大乘，是大乘的開始。別教是純粹大乘，別是有別於小乘，別教的思想絕對沒有小乘思想，但是通教裡頭有，所以別教是純粹大乘教。最高的、最究竟、最圓滿的是圓教，圓教是一一切都包含，不但包含，圓融自在。賢首所判的五教，有小始終頓圓，賢首家的小教就是小乘，跟天台的藏教完全相同。賢首的始教就是天台的通教，賢首的終教，這都是屬於大乘，一個大乘開始，一個到大乘終了，它有始終，就是大乘裡面有淺深的次第，它的終教等於天台的別教。後面有頓教、有圓教，頓教是沒有次第的，這是天才班，沒有次序，可以頓超的，特別的上根利智。這是台宗沒有的，實際上包含在台宗圓教裡面。賢首把天台圓教說得更詳細，在圓教裡面分出一個頓、一個圓，這是五教。現在可以說唐以後這兩支是發展得很快也很廣，為一切修學佛法的同修普遍的採用。

在我們淨土，淨土與華嚴關係非常密切，諸位讀《無量壽經》，《無量壽經》一開端就告訴我們，修學淨土的，極樂世界這些大眾，「咸共遵修普賢大士之德」，與《華嚴經·行願品》裡面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完全相應。所以，清初彭際清居士說《無量壽經》即是中本《華嚴》，《阿彌陀經》即是小本《華嚴》，這個

說法是很有道理的，有根據的，不是隨便說的。於是淨宗大德講經、註經依華嚴宗的判教就很多，像蓮池大師《彌陀經疏鈔》完全採賢首宗的方式，近代黃念祖居士註解《無量壽經》，他所採取的也是賢首宗的體例，這是說明淨宗與華嚴關係非常密切。

再看末後，「天台判此經為通別兼圓」，就是判《金剛經》，《金剛經》在四教裡面它是通教，不過它裡面也帶著有別教、圓教的思想。「賢首則判屬始教，亦通於圓」，兩家的看法大致是相同的。為什麼把它判作大乘始教？因為經上講，「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」，由此可知，這一定要破四相，破四相是什麼境界？是大乘的開始，也就是圓教初住菩薩。所以從破四相、破四見這段經文來看，就是屬於通教跟始教，但是它的經義一直通達到無上菩提，無上菩提是圓教。古德是以大乘始教為主來看這部經，不無道理。「江註判本經為境心俱冥，遮照同時，慧徹三空，功圓萬行，至圓極頓之大教。」近代江味農居士，他在《金剛經》上下了四十年工夫，古今《金剛經》這些註解的本子他都讀遍了。他的看法，認為這部經依賢首宗的說法，應當判作圓頓大教，不能說它是始教、通教，應當把它判作圓頓大教。圓頓大教，這部經的分量就跟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無二無別。他的看法也很有道理，我們節錄得簡單，《講義》裡頭分析得很詳細，說得都很有道理。所以判教這一項只提供我們做參考，我們不必死在教下，那就錯誤了。知道世尊當年說教沒有這些判法，是後人有這麼一個分法，分法目的是便利我們初學，我們要了解它。世尊說這部經的時候是在第四個時期，般若會上所說的，就是五時裡面它是屬於第四時，般若會上所講的。

底下再介紹本經的譯人，翻譯人，「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」。姚秦，中國在歷史上，以秦為國號的一共有四個朝代，因此史

學家為了區別到底是哪一個秦，就把帝王的姓冠在上面。譬如第一個秦是秦始皇時代，在漢朝之前，史學家稱之為嬴秦，把秦始皇的姓冠在上面。這個地方姚秦就是姚萇稱秦王的時候，姚萇的前面是苻堅，他的國號就是秦，我們稱之為符秦。這都是在南北朝的時代，我們稱苻堅那個秦也稱為前秦，姚秦稱之為後秦，稱前後就是指這個時代。這是公元三百八十四年，我們說公元對我們現代人概念比較會清晰一點，今年是公元一九九五年，這個事情是三百八十四年，那個時代姚萇稱秦王。三百八十九年呂光稱三河王，就是涼，這個諸位讀歷史就知道。

在中國歷史上有一次很著名的戰役，「淝水之戰」，大家念國文的時候念過，就是謝安對苻堅。苻堅那個時候統領大軍號稱百萬，晉的兵力很衰弱，謝安是以寡擊眾，打了一個大勝仗。姚萇是苻堅的一個將軍，在這次戰役當中，苻堅打了敗仗，姚萇就把這個國王殺掉篡奪王位，他自做了國王，國號沒有改，所以就稱之為姚秦。他是篡位，我們現在人講的政變，發動軍事政變奪得政權。當時秦國還有個大將呂光，呂光奉苻堅之命到西域去請羅什法師，回來的時候，走在涼州這個地方聽到這個消息，苻堅兵敗，被姚萇殺了，現在姚萇自立為秦王。他不服氣，就在涼州也自稱為涼王，把羅什大師留在涼這個地方，留了不少年。一直到四百零一年，諸位想想看，三百八十九年到四百零一年，呂光死了，姚萇也死了，姚萇的兒子姚興繼位，把涼滅掉之後才把羅什大師請到長安，那時候秦的首都就在長安。這是這麼一段的歷史。所以羅什大師到中國來的時間雖然很長，一直不能夠發揮作用，到姚秦以國師之禮迎請到長安，才真正從事於弘法利生的大業。所以，姚秦是時代，標明時代。

三藏法師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學歷，他通達三藏，則稱為三藏法

師。在過去翻譯經典要有這樣的學歷，才有資格。但是諸位要知道，經典上譯人都是「三藏法師鳩摩羅什」，其實羅什大師是譯經院的院長而已，他主持這個事情。參與翻譯工作，歷史上有記載，羅什的譯場四百多人，規模很大，人才濟濟，是以國家的力量從事於大規模的譯經工作，當時帝王大臣都是虔誠的佛教徒。三藏就是經、律、論，藏就是說像倉庫一樣，佛經到中國來之後，我們中國的大德們把它整理、分類，分這三大類，經藏、律藏、論藏，以後我們稱之為三藏經典。經多半是講修定的，律是講戒律的，論是議論、討論，研究討論。可是我們要知道，佛所說的一切經幾乎這三個意思都具足，到底這部經應該放在哪一類？只有從多，看它哪一部分說得多。戒定慧三學，如果定學說得多，就把它放在經藏上，如果戒律說得分量多，就把它放在律藏裡面，就用這個方法來分。要嚴格的分就沒法子分，這是大致上的一個分法。經跟論的作用是修正我們知見的，也就是我們的見解、思想有錯誤，以這個做標準來把它修正，這屬於學問。戒律是修正行持的，我們的言語造作一舉一動都應當要有規矩，這是品德，我們講品德的修養、學問的修養，它的作用是在此地。通達經律論三藏也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說的品學兼優，這才有能力譯經。古時候的譯場規模都很大，規模最大的是唐朝玄奘大師的譯場，那是唐太宗支援的，也是用國家的力量，玄奘大師譯場編制是六百多人，羅什大師可以說是僅次於玄奘的。

「法師，凡能弘揚佛法者，稱為法師，三藏皆通，則稱三藏法師。」法師是個通稱，這些稱呼雖是世間法，也相當重要，我們不能疏忽，疏忽了往往就鬧笑話。弘揚佛法不一定是講經說法，前面曾經跟諸位報告過，經論上常講的讀誦受持，只要做到這四個字就能弘揚佛法，實際上真的在弘揚佛法。所以法師這個稱呼不分在家出家，諸位要知道，在家也稱法師。現在一般人一稱法師都是出家

人，這個觀念搞錯了，對法師的含義搞錯了，法師在家出家都可以稱，男女老少都可以稱，只要他是弘揚佛法的。前面講讀誦受持，雖然沒有講經說法，受持就是真正依教奉行，他做到了，做到是身教，給社會大眾做個榜樣，那就是社會的導師。譬如佛在《觀經》上教給我們修三福，本經也是說，什麼人能相信佛所說的？佛講有持戒修福者，由此可知，持戒修福就是依教奉行。修福，修什麼福？三福，《觀經》裡面講得很清楚。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」，我們真的做到了，在社會上就是做個好榜樣，不必要有言教那也是老師，也是善知識。所以我們曉得，法師是廣義的稱呼，不是專指出家人，不是專指講經說法的人，這個意思要懂得。

另外和尚，和尚是梵語，從梵語音譯過來的。和尚也是通稱，在家出家都可以稱，男女都可以稱，諸位要曉得。和尚的意思是親教師，他跟法師的意思不相同，法師是比較普通、普遍。和尚就不是隨便稱呼，和尚像我們現在大學裡面所講的指導教授，他是指導我的，我是直接跟他學的，有這麼個關係。譬如一個學校裡面有很多教授，不是教我、上我課的，沒有上過課的是我學校老師，我們都尊稱他老師，像法師一樣，都尊稱他；但是直接教導我的，則稱和尚，和尚的關係非常密切。另外一個人稱和尚，那是校長，校長是當然和尚，為什麼？他是主持教育的，所有這些教授是執行的，真正負教導責任的是校長。一個寺廟只有一個和尚，諸位一定要清楚，到寺廟見到出家人都叫和尚，人家一聽這外行。和尚只有一個，像學校校長只有一個，不能走到學校看到裡面教職員都叫校長，那就要鬧笑話了。所以和尚只有一個，其他的都稱為法師。這是順便跟諸位說一說。另外如果在經典上看到阿闍黎，阿闍黎跟法師的意思就相同。阿闍黎是梵語，翻成意思叫軌範師，就是這個老師他

的言行可以做我們的模範，可以做我們榜樣，意思跟法師是相同的。

「鳩摩羅什，梵語音譯」，這是法師的德號，是他的名字。「義為童壽」，翻成中國的意思是童壽，他童年，年歲雖然很小，但是很老成，有老人那種修養，他的名號是從這個地方建立的。羅什的確非常聰明，年歲很小智慧就超人，「七歲出家，日誦千偈」，他每天能夠背誦，他有這個能力，千偈是三萬二千字，他每天能夠背誦這麼多東西。諸位想想看，七歲的時候他就有這個能力，你說他一生讀多少東西，他記憶多少東西，這不是一般常人能夠比的。所以他在童年就被當時人看之為神童，國王大臣對他都非常尊重。

「博通世出世法」，世間法、出世間的經典他沒有不讀，沒有不通達，記憶力又好。「公元四〇一年至長安，姚興待以國師之禮，在西明閣與義學八百人講學」，所謂義學就是研究佛法理論的這些人，這八百人裡面有出家的、有在家的。「譯經論九十八部三九〇餘卷」，羅什大師所譯的經大部分都流傳下來，我們現在在《藏經》裡面可以能夠看到。

「傳說法師乃七佛以來為譯經師，以悟達為先，得佛遺寄之意。」在歷代翻譯之中，確實羅什大師譯的經我們中國人最喜歡讀，因為他所譯的屬於意譯，跟玄奘大師翻譯作風完全不一樣。玄奘大師用的方法是直譯，依照梵文的句子把它翻成中文，在文法上是外國的文法，我們讀起來覺得很不順口；不像羅什大師譯的，羅什大師完全脫離梵文，把經典的意思譯出來，跟它的原文不一樣，這是意譯，我們讀起來就像讀中國人自己的文章一樣，特別受歡迎。而玄奘大師譯的經雖然多，除了那一卷《心經》之外，幾乎沒有人讀玄奘大師的作品，除非有些真正研究佛法的。玄奘法師所譯的經論，單行本流通的不多，多半都是收在《藏經》裡面。末後這個「譯

」就是翻譯，將梵文翻譯成華語。

底下這個附帶的，倓虛法師有《金剛經》的講義，這是我們近代的一位大德。他雖然是中年出家，可是他自己發憤努力，親近善知識，他是諦閑老法師的學生，為諦老的傳法弟子，算是天台宗近代的一位祖師，修學的成就也為世人讚歎、敬仰。他在《金剛經講義》裡面說這部經的大意、宗旨有底下這幾條，也說得非常之好。江味農居士，這是民國初年在家學佛的諸大德之一，幾乎在當時佛門這些在家的大居士們，都曾經親近過諦閑老法師，也都可以說是諦老的學生，江味農居士也是其中之一。倓老說，第一個講離相，他裡面標示的都是《金剛經》裡頭最重要的意思。「離相，成就解脫，消諸業。」詳細的意思到經文裡面我們都會看到，可見得倓老提出的綱領，精簡扼要，是全經極重要的義趣。「無住，成就般若，破諸惑。」《金剛經》一開端，須菩提尊者實在講是代表大眾向釋迦牟尼佛提出兩個問題，「云何降伏其心，應云何住」。這兩個問題意思就是說，凡夫的心很亂很雜，妄念紛飛，應該怎樣把這些妄想、妄念伏住，把它去掉，使心能恢復到平靜。第二個問題，心應當安住在哪裡？《金剛經》自始至終就是解答這兩個問題，這個地方是解答的重要的綱領。

離相就是不著相，為什麼？相是虛妄的，執著一切相是錯誤的。佛家常講業障、習氣，業障習氣怎麼來的？就是因為著相而來的，執著以為這一切境界相是真有的，在這裡面起分別、起執著、起貪瞋，這才造業；如果能夠離一切相，就能夠消諸業障。這個心怎麼安住？心無住，就是應無所住。為什麼無住？心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，心是個妄心，不是真心，能夠做到無住，智慧就開了，能破迷惑。你為什麼會迷？你心有住，住，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，就是你有牽掛，你心裡頭有東西，放不下，麻煩就在此地，這就是迷



惑顛倒。法很重要，我們是迷在幻相當中，法，法也沒有！有，你可以執著，你可以取，那佛沒有話說；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你要想執著、要取相，你錯了。不但法相不能取，非法相，非法相是空，也不能取，這樣才能「成就法身，脫諸苦」。惑業苦是我們無量劫來沒有法子解決的問題，佛在這部經上教給我們解決的方法，為我們說明解決的道理。這部經真的是很好，所講的簡要詳明，語言雖然不多，講得很透徹、很圓滿。

歸結到結論，就是「破三心，除四相，為發心之要務」。這個發心就是了生死出三界，我們常講的發菩提心。三心，這是講的妄心，為什麼叫你無住？因為心是妄心，本經上說的三心不可得，過去心不可得、現在心不可得、未來心不可得。實際上，說三心只有二心，只有過去跟未來，沒有現在，說現在，現在就過去了。我們凡夫心很粗，都被假相蒙蔽了。這句經文開示很重要，為什麼？我們能執著的就是妄心，如果曉得這個心是假的，還有什麼執著的？所執著的是事相，外面的境界，外面境界是假的，能執著的心也是假的，我能怎樣我想怎樣，全是假的。你這個心不可得，你用什麼執著？佛不為我們講清楚我們真的不知道，怎麼會想到這個地方？這才是六道輪迴的病根。所以《金剛經》的好處，就像治病，它是從根拔除，它不是給你枝枝葉葉上來，連根給你拔除。先要叫你認識、明白你的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決定不可得。

為什麼不可得？為什麼是假的？因為它是緣生之法，跟外面境界一樣。外面是事相，事相就是假的，外頭境界，境界是因緣所生法，三心也是因緣所生法，因緣所生法沒有自體。因緣就是我們常講許多條件湊合的，緣聚就現相，緣散相就消失。緣很複雜，緣生就是我們俗話講的因果，因變成果，果又變成因，所以它緣生。緣生就沒有定法，不可以說一定這是因，諸位曉得，你說這個因，是

前面一個果變成的因，因又變成果，果又變成因，因果循環，哪個是因，哪個是果？因因果果糾纏不清，你了解它的事實真相，要從這裡面跳出來，那才是功夫，才是本事，這是佛法教導我們終極的目的。他說這兩段意思非常的深廣。

妄心離開，妄的境界也離開了，真相就大白，諸法實相、真心本性就自然開顯。所以古德常講，教導我們修行人只要去除妄，不要求真，你求真的念頭又是個妄，真不能求，妄斷盡，真就顯了，就這麼個道理。四相不外乎我執跟法執，我相就是我執，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都屬於法執。不了解事實真相，以為有個我，執著那個妄心認為是自己的心，自己有能力思惟、想像。把這個身，就是四大五蘊之身，四大五蘊就是因緣和合，把這個假的東西以為是真的，為它造業，為了這個假東西要享受，造無量無邊的罪業。你造作罪業，將來要受果報，這就是我們把事實真相看錯了、想錯了、做錯了。

我相，與我對立的是人相，人相是由相對假立，眾生相是由緣和合假立。所有一切眾生都是緣聚而現前，緣散就消失，所以它是假的。真的是緣聚的時候沒生，緣散的時候也沒滅，真相的確是不生不滅，只有緣聚緣散而已。壽者相是怎麼會產生的？是由相續假而建立的，因為它散沒散得那麼快，緣聚相續不斷的在聚，於是我們看到相續相以為是真的。其實所有一切萬相，給諸位說都是相續假，假的程度我們用個比喻諸位就能夠了解。譬如我們看電影，我們在銀幕上看到畫面很逼真，其實你去看看底片你就曉得，假的。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連續的相，放映機的鏡頭一秒鐘開現在的電影大概是二十四次，二十四個開合；換句話說，一秒鐘二十四張底片，我們看到就好像是真的，相續的。這就說明什麼？不可得。我們現前這個相續假，速度比電影底片快得多，佛在大經上告訴我們，

實際的情形還要超過這個講法。佛講一彈指有六十剎那，就是一彈指的六十分之一叫一剎那，一剎那當中有九百生滅，就像鏡頭一樣，九百次的開合。諸位想想，電影銀幕上二十四次就把我們騙住了，我們就以為它是真的。一剎那九百生滅，一彈指有六十剎那，我們彈指一秒鐘可以彈四次，四乘六十再乘九百，兩個十萬八千。一秒鐘兩個十萬八千的生滅，我們怎麼會曉得這個東西是假的？二十四個生滅就已經把我們騙住了，我們現在這個現象是相續假，的確我們講剎那生滅，一剎那裡頭九百個生滅，不是一剎一個生滅。一剎那裡頭九百個生滅，心不可得，相也不可得。

「破處即是顯處，是同時，是一時。」沒有先後，佛對這個事情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佛怎麼看到的？佛心清淨，佛心定，我們講心細，這個現象他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們是粗心大意，完全被這個相續假、和合假欺騙了，這是我們不能不知道的。佛在這部經上教給我們要離相、要離念、要無住，為什麼？就是因為心、境都是假的，心、境俱不可得。我們把這個道理、事實真相搞清楚，對於佛的教訓我們就會接受，就知道這是正確的，一定要這樣做，非這麼做不可。

好，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。